

正

社

選

藝

正社選藝

題詞

海田數見無從說。兀坐書樓自養拙。童子忻然奉一編。諦觀字字若冰雪。夜
靜高歌興不衰。賞音猶有梅花月。

仕公

正社選藝 第一次

孝弟爲仁之本義

馬昌周

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後王論

馬昌周

賽馬場 憫無告也

高志

新校舍 哀失學也

高志

孝弟爲仁之本義

馬昌周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要明白者。句的意義。須要先明白者。個仁的意義。不明白者。個仁的意義。就無從明白。爲仁的意義。那孝弟爲仁之本的意義。也就無從明白了。本來孔子所講的仁字。義極深奧。一部論語。十之八九。皆反覆闡明仁字的意義。他講的仁字。雖是因事而異。其實不過兩種。一爲仁的本體。一爲仁的實用。不說本體。仁無根據。不說實用。仁無表現。什麼是仁的本體。要撇開人類。從宇宙上觀察。方能明白。宇宙是什麼。太初無物。太始有物。無物者。靜的性。有物者。動的機。合動靜爲一體。從整個上說。就謂之天。從那生育作用上說。就謂之仁。宇宙花生的作用。不是盲動的大如宇宙。小如微塵。他的動作。皆有自然的規律。可說是一絲不紊的。就

謂之命。所以孔子說仁必須兼言天言命。分說合說參互錯綜說無非闡明者。個仁的本體。什麼。是仁的實用。又要撇開宇宙。從人類上觀察。方能明白。人爲宇宙生物的一種。却能體察認識。那宇宙化生的仁。用爲他自己行爲的仁。從者一點看來。宇宙的仁。完全是表現在人的身上。離開了人。那就無從說仁。宇宙的仁。是自然的。可說是仁的本體。人的爲仁。是根於本能。施展他的工作。可說是仁的實用。但宇宙自然本體上的仁。是永不變的。有仁無不仁。人的實用上的仁。是常常變動的。或仁或不仁。可見人生表現的仁。不能專靠本能。還要一番工作。纔能完全。或他的表現。人生社會複雜情勢變易。說到爲仁。要從何處着手。總須尋出一個頭緒來。爲那進行的標準者。纔不至徬徨於歧路。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者。就是示人以爲仁的起點。也就是爲仁的正軌者。句話孟子講的明白。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他認者。孝弟是根於人生的本能。是不學而能的。什麼是本能。就是發於自然。宇宙的發動。是自然的。孩提發動也是自然的。者。個自然發動的愛敬。就叫做仁。人生終身的行爲。要本着者。個仁推廣下去。就叫做爲仁之本。

十歲以下的兒童。他對他的父母兄弟。均爲一體。都是自然狀態。你看那世界。鬧到如何。天翻地覆。

危在目前。他還是嬉笑。他的者種天真爛漫的態度。確是小兒獨有的領域。到了成年以後。有的爲聖爲賢。有的殺人越貨。那爲聖爲賢的無他。就是能擴充那孩提愛敬的本能。那殺越的惡人無他。就是喪失那孩提愛敬的本能。者兩種人在十歲以前。同是站在善的一條路上。爲何到成年以後。就會判若天淵呢。者個重要的分野。總要歸到教育上面。

原來人生的慾望。也是天賦的本能。者慾望常與年齡俱進。故成年以後。慾望增高。人與人彼此衝突。者利己損人的事。就會從此發生。人人懷一利己損人的心。當然要危及人類的生存。教育惟一目的。就是要消除者一般不仁的傾向。者消除的方法。可是除了激發本能的仁以外。就尋不着其他的。方法。所以儒家就拏他來爲教育的正宗。

教育既有正宗。者掌教育權的。我敢斷言從古至今。完全重在家庭方面。因爲者種教育。由他的家庭尊長執行。是天然的便利。那社會與國家。不過立在提倡與監督的地位。不直接執行教育。所以者齊家一級。認爲治國的根本。可是家庭的力。微社會的力。巨。好好的家庭教育。遇着那不良的社會。就會摧殘無遺。那區區天賦愛敬的本能。差不多連根拔去。若單靠家庭教育。也是杯水車薪。毫無所濟。因此近世強國。專注重國家教育及社會教育。以補助他那初級的家庭教育。者纔能完成。

他的教育統系增高他的國民程度。他的國民與社會對內是仁的。國家對外是不仁的。吾國的家庭教育僅具形式。社會教育尤少組織。可是國民受了外人不仁的刺激。首先推翻先賢講仁的學說。他的攻擊點是向內的。者可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個人不仁。犯上作亂。可以擾亂社會。社會不仁。無公德。無團體。可以破壞國家。國家不仁。行強權。行侵略。可以引起世界的殘殺。人類滅絕。不仁是殺機。要消弭者。殺機還是要迴向到仁上。樹好生之德。方能勝殘去殺。看來先大儒的學說。不是喊幾個口號。就能打倒的。

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後王論

馬昌周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子曰。法武後王。則不雅。孟子。荀子。同是戰國時儒學大家。似乎兩人的學說。各走極端。完全站在反對的地位。子細研究起來。實在不是反對。祇是大同小異。孟法先王。荀法後王。譬如一東一西。各循一途。以達于首善之地。起行之處。看來是異。歸宿之處。畢竟是同。

孟子生當周末之際。各國互相吞併。殺人盈城。盈野。什麼秦坑趙卒。四十萬。燕下齊城。七十二。早在孟子預料之中。孟子欲使人民免於水深火熱的大劫。非求統一。不可。者統一的方法。非提出法。

先王來不可。譬之今日歐洲時局各國努力備戰。大戰爆發。又迫在旦夕。當此情狀之下。什麼軍縮會議。休戰條約。就會應時而生。其能阻止戰機與否。是另一問題。要之戰禍將臨的時節。者弭禮的主張。統是迎合民衆的心理。應採的方式。那孟子當混亂的時代。倡弭兵。倡統一。倡法先王。我想也要得到當時民衆的同情。孟子法先王。最看重的。是他的界說。他的法先王。不是拘泥不通的。他知道先王的典章文物。到戰國時已湮滅無遺。無取法的可能性。所以他僅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來爲取法的標準。他認統一非革命不可以。湯武征誅爲仁政。他認得天下非得民心不可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他所以如此主張。實見得當時各國人心已去。滅亡在即。欲以儒者在野的身分。來回亂局。其說不能見諸實行。與今日軍縮不能生效同。要其立論在社會上。終是極有價值的。

荀子後孟子而生。繼孟子而起。紹儒家的正統。可是法後王說。與孟子相反。他決不是鑒於孟子主張的失敗。來改其方向。他是看見當時那些儒門諸人。稱先道古。勁要將那遠在千年以上。湮滅無存的古法。拏來實行。是太大的妄謬。他纔主張法後王的學說。你看他的大弟子李斯。改革秦制之先。教始皇。先焚書坑儒。免得他阻礙新政。其實者一般頑固腐儒也。值得者一坑荀子法後王的主

張經李斯的實現是完全成功的。可是爲什麼秦祚不逾三十年二世而亡呢？秦亡不亡於法後。是亡於不能法先以行仁政嚴刑峻法激成反動。觀於漢高祖入關一語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就知秦所以失漢鑒秦敝又崇尚儒術巖穴求士魯壁搜書那儒家居然有死灰復燃之勢法先法後以早循環起伏狀態可是西漢重儒是裝飾表面不是孟子法先的真義結果造成一個王莽的假周公西漢以亡漢的復古秦的苛法他兩方的失敗均不是孟荀法先法後的錯誤孟荀的學說確有他永久不磨的潛勢力。

以上是分析上來觀察茲再綜合他二家的學說來看。又是站在一個立腳點的那大世界人類的衆傳繼的久無一事不變化無一時不變化已往的種種現在的種種何一不可爲借鑑何一不可爲取法那麼究竟應何所取法可說是比較上良善的可以爲法那麼又何以辨明其爲良善的就是合乎一般的心理適乎其時的情狀即爲良善譬如改君主爲共和從一方面看君主專制壓迫民衆改共和則一律平等享法律上的自由者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仁之政合乎孟子的法先又從一方面看君上制已敝非改民上不能應當時的情勢者就是合乎荀子的法後看來國家的政治須是備具者法先法後的兩個條件方是真良善因他兩家的學說本有殊塗同歸的道理存

在若是法先不法後。或法後不法先。偏於一方。那就流弊滋生者。法先是改革求善的。不是一味返古的。若是求古不求善。矯情詐僞。結果是王莽第二出現。法後也是改革求善的。不是一味求新的。若是求新不求善。勁開倒車。結果又爲亡秦之續。不過於求新不泥於求古。得着取法的良善點。就是孟荀兩家的相同點。

孔子的學說是活動的。不是固執的。孟荀學的是孔的神髓。不是形迹。二家不宜輕爲軒輊。在昔尊孟而薄荀。近又揚荀而抑孟。總是隨聲附和。不能通達救時的要道。

賽馬場 憫無告也

高志 尙之 無極

賽馬場多駿馬。騏驎驪滿郊野。不從征戰。不駕車。不向驛遞。供馳驅。秣豐潔。勤洗櫛。壯碩光澤。力有餘。春秋佳日。偶一賽。賽罷還向廣廐居。道旁老翁吞聲哭。衰病無家常。露宿謀生不能乞。無地三日一餐。惟麥粥。日從賽馬場前過。馬態豪華人凍餓。老翁見馬心自悲。人不如畜生胡爲。

新校舍 哀失學也

高志 尙之 無極

新校舍。何巍巍。層樓傑閣長牆圍。校中學子多年少。父作巨商兄當道。平生不識憂與愁。日向同儕作歡笑。短衣草履。時世裝。新書滿架。生輝光。課餘爭作蹴鞠戲。或調絃管歌新腔。一旦卒業受學位。

懋居。要津。皆此輩。始知學校。即天梯富貴之家。常富貴。可憐貧家兒。旦暮常忍饑。欲入學校。苦無費。遙望校舍。雙淚垂。年長失學。執賤業。碌碌永爲他人譏。吁嗟乎。人類不齊。果如此。教育。惟教富家子。

正社選藝 第二次

民無信不立義

張溫隱

劉晏理財用士人論

張溫隱

民無信不立義

叢大經

劉晏理財用士人論

叢大經

舊京書感

張溫隱

舊京書感

吳子通

舊京書感

陳英三

舊京書感

張鐸

舊京書感

陳維禮

民無信不立義

張溫隱 浙江北平宣內石燈庵一號

嗚呼。今天下。尙有信之可言耶。上以詐取。下以僞承。千彙萬狀。莫知紀極。彼黎邱之鬼。西極之化人。不足以喻其幻也。謀國者不反求其本。務假一物焉。奉爲科律。以之綱民心。箝民口。而先聖之大經。大法。掃地盡矣。然彼雖竭其智力。逞其權謀。利以誘之。勢以脅之。督責之愈急。而相去也愈遠。豈不大可哀哉。孔子在春秋時。若預知後世詐僞之害。至此極也。因揭之以告子貢曰。信者國之寶也。民得所立。邦本固矣。立之云者。如砥柱然。如磐石然。衆志堅定。貞固不搖。饑饉困之。勿渙也。威武怵之。弗屈也。太王避狄。效死不去。大舜在處。從者成市。是立之驗也。是信之符也。不然者。儲粟。逾敖倉。適爲盜齎焉。爾積甲。齊熊耳。適爲寇藉焉。爾故不得已而兵可去。又不得已而食可去。信則必不可去。民無信不立也。夫不得已之時。不言道德仁義。而獨兢兢然重此一信者。何哉。信之爲物。至淺而顯著。即視聽言動。而可徵。非若道德之不易形容也。至要而切用。如菽粟布帛之同需。非若仁義之猝難曉譬也。竊願秉國鈞者。三復斯言。身體而力行之。則豈徒吾民之幸也哉。

劉晏理財用士人論

張漚隱浙江

孟子告王子墊以士尙志。後世之士。雖不古若。然周孔之遺經。王霸道術之辨。父師所詔告耳目所濡染。未嘗或缺。以視吏胥之詐而猾。馴儉之鄙而貪。其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此晏之任使所由來。

也。然而今也無士。非無士也。習所移也。何也。周孔之遺經。言心。言性。修身之本也。王霸道術之辨。尚仁義。闢功利。爲政之本也。其存于經傳者。童而習之。猶恐不給。今則高閣束之。厲禁申之矣。豪傑之士。姑弗論。其中人以下。自幼及壯。所肄者。非權利。即技巧之譯文。所講者。非淫靡。即奇袤之瓶論。談平等爲固然。恣自由於天賦。良知汨沒。人欲橫流。入鮑肆而不聞。嗜蟻丸爲至味。習之久而性成。何人禽之能別。政恐向之目爲詐。而猾者其詐且猾。更倍蓰焉。向之目爲鄙而貪者。其鄙且貪。更什伯焉。吏胥。隲儉。將有自謝不敏者。曰。弗如也。弗如也。假令晏生今日。其將仍甄錄而用之。邪。用之而能稱厥職。邪。嗟夫。晏何幸而在。唐得士人而用之。以收理財之效。士何不幸而在今日。雖有晏而不能。用也。世有造士之責者。盡推本晏意而一審孟子尙志之言。

民無信不立義

叢大經 濟南高都司巷門牌六號

有宇宙即有民生。有民生即有生死。有生死即有古今。其間推演遞嬗。所以維持世道人心於不敝者。信而已矣。信也者。天之綱。地之維。人道之所以立也。人而無信。則綱紀滅而三才絕矣。其爲患可勝言哉。昔者孔子答子貢爲政之問。於去兵去食之議。復大聲疾呼曰。民無信不立。至哉言乎。誠古今中外談政治哲學倫理者所莫能外也。治國者之恒言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又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特言其常耳。若夫國勢阨危之日。軍事緊急之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當是時也。良平失其智。蘇張失其辨。堅甲利兵。失其用。高城深池。失其險。獨特有攘利不先。赴義不後。忠憤耿耿者。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幸而濟也。則社稷之靈也。國家之福也。即不幸而不濟。至于舍生取義。其忠魂義魄亦足以貫日月而垂千古。今夫綱常以外無事功。氣節之外無人品。信義之於人心也。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布帛菽粟之在人。未有講信修義而國不興者。亦未有棄信蔑義而國不亡者。故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政治之通鈐也。兵食云乎哉。乃世之謀國是者。不以信義爲本。動以富強爲念。殊不知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行已知恥。篤信。肫肫者。不可亟得。即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抑鬱不伸。而浮誇虛矯者。果驥首而上騰。舉世靡靡。蒸爲習尙。轉相欺謾。不以爲恥。馴致人心澆漓。國性淪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其可爲長太息者也。故爲政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敦士而言學術。則莫若取誠信不欺之士。況乎上以信倡。下以信應。一轉移間。風氣丕變。一旦國家有難。則上之使下。如身之使臂。臂如臂之使指。而下之事上。若手足之捍頭目。若子弟之衛父兄。衆志成城。上下一體。誠信之孚。堅如金石。由是信立而民立。民立而國立。外患不足懼也。嗟乎。自歐風盛而。

國學亡。古聖哲之微言大義。湮沒而不彰。忠信道德。視爲贅旒。禮義廉恥。棄若弁髦。而功利。譸張之說。深中於人心。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國勢岌岌。危如累卵。夫國之不競。由於人心之已亡。人心之已亡。由於信義之不講。我孔子生在春秋。憂在萬世。特揭此一語。以爲千古爲政者之標準。何其深切而著明也。

劉晏理財用士人論

叢大經
孝綸蓬萊

理財之說。爲中儒所詬病。此迂腐者之謬見也。夫經濟爲建國大端。生計爲裕民要政。其所以權衡出入。調劑盈虛。裕國計而便民生者。亦何可緩。顧理財之道。任法尤莫若任人。得其人。則財足國富。而民不困。不得其人。則財匱國貧。而民受其病。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百政皆然。理財亦何獨不然。惟爲政者。孰不欲收得人之效。而適與相反者。以用人不得其道故也。善乎唐之劉晏。其理財用人。專引士類。可謂扼要而知所先務者矣。古者用人之途。士與吏而已。其所以鼓舞人倫。驅遣而奔走之者。名與利是也。語曰。烈士徇名。貪夫嗜利。故士未必不好利也。而於名爲近。況士陷贓賄。爲時淪棄。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焉。更亦未必不好名也。而於利爲近。況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焉。劉晏知其然也。大而稽核征權。小而勾檢出納。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士類。吏惟照書符牒。

不得輕出一言。以是仕途清而流品絕。銓叙明而人知勸。事得其人。人盡其用。公私交便。而無剝蝕中飽之弊。使德宗於喪亂彫敝之餘。忽呈瞻足飽騰之象。史稱其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爲古今理財巨擘。非虛譽也。昔清有胡林翼者。總核之才。冠絕一時。而鹽權牙厘諸稅。亦皆委諸士人。不假手於胥吏。一洗前日貪污之風。卒收清室中興之效。殆師劉晏理財之法而善用之也歟。抑晏更有進者。即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要義。常以養民爲先。此尤其得理財法外意。而委用士人之效也。王安石謂不加賦而國用足。意頗近之。然委任非人。四出騷擾。而民生以困。此又任法不任人之弊也。現今我國學校。特設經濟專科。以備異日理財之選。甚得劉晏川士之遺意。若能養其器識。嚴其操守。士勵於學。學先敦品。一旦出司國計。舉曩昔營私肥己之積弊。一廓而清之。豈非國利民福也哉。

舊京書感

張滙隱浙江

岐宅崔堂徑草斜。春來燕子入誰家。長安坊巷從頭記。何似東京錄夢華。

舊京書感

吳子通 廣東南海 天津河北心田新里卅九號

九門落日咽悲笳。華屋山邱噪晚鴉。最是春歸雙燕子。重尋王謝已無家。感宦遊也

舊京書感

陳英三 愈溪湖北 天津英租界求志里一號

六一禪房句足誇。存來幽處每停車。舊人愛住無名寺。冷客間尋掌故花。報國長廊搜秘籍。天寧初地駐皇華。承平韻事誰能說。鈴語悲風落日斜。

舊京書感

張鐸 木齋南皮 天津英租界松壽里十三號

朝市全非掩袂過。存明夢醒意如何。窮擔敢抗如毛令。列肆爭工踢臂歌。無盡玉河自鳴咽。不堪銅狄與摩訶。百年世事眞彈指。父老相逢涕淚多。

舊京書感

陳惟禮 伯起 天津英租界松壽里十三號

北辰已不作天樞。誰忘炎涼戀故都。靜鎖深宮人不。到早朝猶自噪群烏。

正社選藝 第三次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義

郭泰論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郭泰論

尹方

尹方

尹元

尹元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趙學海

擬寒山詩三首

尹方

擬寒山詩三首

尹元

擬寒山詩五首

陳泠汰

擬寒山詩

陳英三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義

尹方伯多 北平後泥窪十一號

古者洪水爲患。民之遭其溺也至慘。而待於救也孔亟。故救於己溺之後。不若救於未溺之先。凡民之有溺。無溺必先引以爲己之責。若諉之諸水之溺。民水豈有意溺民耶。若諉諸民之自溺。民豈甘於自溺耶。或者此之溺減於彼。今之溺減於昔。溺雖減。不得謂之無溺也。如是而遂足以謝其責耶。此禹所以以天下爲己分內事。思及溺之有無不能已也。當日者乃父之敗已形。既無人收其效。讓於稷契皋陶。不可又無人分其任。治水之事。己所獨肩。苟水患不去。民猶不免於溺。不可不慮。夫昔日之水。爲政今日之水。己爲政。自是天下懼溺之民。皆託於己。必使無一溺者。己乃無憾。而民猶有溺孰溺之耶。說者謂由己溺之由。通猶然以爲猶。則當云猶己之溺也。而非由己溺之也。所謂由